

崇川
往事

岁月留痕营船港

◎姜松延

南通开发区境内的营船港,称得上是该区历史悠久、功能颇著的一座港口。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,其原有功能虽已逐渐消减,但从岁月深处走来的营船港,是百余年来地方水利等历史的缩影与见证。

1916年《苏省议会之要案》一文有“通江之河,以营船港为便”句。的确,营船港不仅是一座港口,还是一条重要河道。它在观音山镇东侧与通甲河连通,南在营船港口入江。而通江达海的通启运河(开发区境内唯一的一级河道)也起自营船港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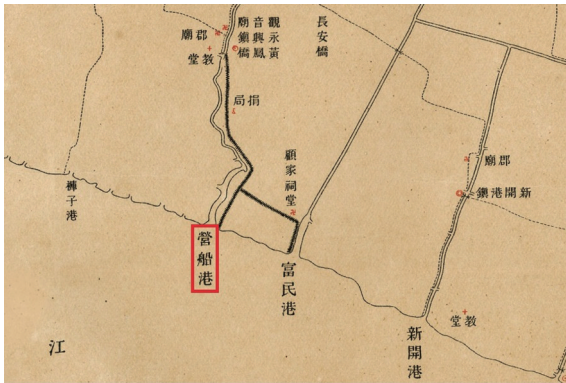
1921年夏,南通遭受严重水灾,“潮流泛涨,高及簷际。自天生港至营船港,沿江皆遭淹没,民房倒卸无算,男女死伤甚多”。考虑到有河道浅阻影响排水引水等因素,张謇主张由水利会测量,设法挑浚,以畅水流。12月7日,沿江各区绅董19人列席水利会筑堤开港会议,由张謇主持会议并演说。会议“议决开营船港。就港开港,其河面以六丈为限,堤岸一丈五尺,护堤一丈五尺,深度随地面之高低而定”。同时举龚聘儒为营船港董事。后经瞿知事订定日期,于次年3月8日“先濬营船、裤子二港,以利宣泄”,“所耗田亩归救灾会酌量津贴”。工程于当年冬天开工,于次年春季竣工。

而筑堤分中东西三段,其中“东段自营船港至老洪港,由张望山、张望明主办”,工程费用“仍照天芦任姚四港筑堤成例,就收益田亩计亩收捐”。

又因潮灾致使秋收歉薄,包括营船港一带在内的众多灾民,虽经临时赈恤,仍然生活艰难。1922年1月,南通县署又制作表册等,“着各调查员复行详查,以凭着手施赈”。其中,芦泾港以东至营船港的调查员由于兰亭、孙锦章担任,营船港以东至老洪港由张望山、龚聘儒担任,再由潮灾救济会按调查员复查灾户的情况施赈。

然而,南通又于1923年遭遇特大降雨。据张謇记载:当年“南通雨量特大,自六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,计时三十日,平均雨量值为五百四十七公厘二。……被灾区域之广,受灾状况之重,为近数十年所罕见者也”。为确保“将来再有过量之雨,水势一如今年,能于预定时间之内,尽数泄出,不致为灾”,张謇制定了《南通水利计划书》,因“竟化市之营船港、长桥港,及两港相接之斜洪河”等河道“甚关重要”,故计划对于“港身淤浅,水利会均为测图画线,核算土方,由各区分期施工”。1924年3月,又由张謇“嘱姚港至营船港长江江岸筑堤工程动工”。另经堤工事务所主任孙锦章按亩拨夫兴筑,小洋港至营船港一带江堤亦完工。龚聘儒任营船港工程主任。

营船港及其所在区域,总体地势较低,地面高程2米。虽有营船港、富民港、新开港等河流直通长江,但因1958年前除裤子港外均无涵闸控制,许多低洼地区常会出现内涝,以致有“锅底圩”“水涝圩”之称。加之营船港河坡坍塌,河床淤积,通航不



清末地图上的营船港。



1906年《通如海三县交通图》上的营船港与永兴镇。



营船港客运码头旧址。

畅,1958年,由南通县政府组织,将原三级河道营船港开挖拓宽,并自1959年11月施工,于次年建成五孔(净孔宽计22米)引排挡潮闸营船港闸(俗称五门闸),为引水排涝及通航提供了便利。

因地处江边,早年的通海沿江一带曾屡受江潮侵害,营船港也不例外。如1915年夏,有“新开港黄栋报告谓:调查沿江灾地,自营船港至老洪港外,居民房屋什物漂流一空,损失甚巨,幸潮汛在昼,淹毙人口尚少”。

营船港是地方历史的见证。长江南通段西起如皋如靖界河口,东至启东圆陀角,河道形态曲折,沙洲浅滩毗连,在这长约164千米的南通江面上,又以营船港处为最宽,达11千米。因该江段水面宽阔,故盗匪亦多出没。如《李鸿章全集》曾记同治元年(1862)二月,扬州军营派人“赴上海采办军装布匹物料”,“行至通州营船港洋面,被劫劫去布匹衣箱等物”,五品军功之周彦、朱徐高等船夫共五人,“俱被拒伤落水身死”。

1929年5月,驻通剿匪的省警察总队队长李长江破获贩卖军火机关,并派大队长熊伟夫率同干警,乔装乡农,在营船港船上拿获海州籍11人及枪支弹药若干。为此,民国时期每到冬防时节,驻通省水警队会封锁营船、老洪等港口,以保地方安靖。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战役后,侵华日军沿江而上,日本军舰时常游弋或停泊在营船港等江面。1938年3月,南通沦陷。是年秋,由于地方游击队控制四郊,盘踞城内的日军不敢轻易外出。日方以陆道难逞,“乃改弦易辙,另由水路进攻”。10月16日上午,“突有日舰一艘、汽艇四只,藉其炮火掩护下,进向营船港登陆。”先行登陆的约计四十人被发觉后,即遭射击。“复有一百余名日兵继续上岸,携带轻重机关枪,猛力进袭。时有驻防新港之第二支队陈才福部,闻讯驰往增援”,经数小时激战,日军“不支溃退”。然而,“当日军溃退时,经过永兴镇(按:港口东侧小集镇),将全镇房屋焚毁,厥状殊惨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营船港是一个热闹的地方:有繁忙的船闸、码头和小集市,始建于1919年的营船港小学(原通竞合立小学)及后设的营船港初中,更让这块土地充满了生机。1984年12月,国务院同意“东起富民港,西至营船港,南沿长江,北到天星横河”设立南通开发区,营船港从此又步入了新发展的快车道。如今,这里早已厂房林立,不少世界名企、上市公司在此安家落户;重建的营船港闸屹立于港口,气势宏伟;新筑的江堤坚固无比,堤上宽阔平整的道路以及堤旁的绿化布景,构成一道美丽的滨江风光带,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海陵
旧话

民国时期如皋东乡的海洋捕捞业

◎何台

海洋捕捞,指在海洋中对各种天然水生动植物的捕捞活动,各种鱼、蟹、贝、珍珠、藻类等天然海水动植物的捕捞。网捕是一种常见的海洋捕鱼方法,它利用渔网的特性,将鱼类集中在一起,然后捕捞。

1940年前,如皋东乡(今属如东县区域)东临黄海,海洋渔业比较发达。1933年,如皋县成立渔业生产指导所,负责教育和指导沿海渔民开展渔业生产。

1934年,渔业生产指导所在丰利、掘港两区调查沿海渔民海洋捕捞情况,抽查海上捕捞船(海船)176只,其装载量仅有200—600担,海船造价在1500—9000元之间。大多数是只能装载两三担、三四担的渔船,一般的船只不能捕捞黄花鱼,仅作张濛鲞、鱼簋子及搭人拾文蛤之用。海洋捕捞的各类渔网为麻棉制品,这种网含水系数大,网衣重,渔民劳动强度大,且易腐烂,须定期用猪血涂网(俗称“血网”),费用开支大。由于船只较小,如皋东乡渔民海洋捕捞范围不超出吕四渔场。捕捞作业主要集中在春夏汛期,过了春夏汛就无作业项目,部分渔船从事运输副业。近海小取生产以密鲞、簋子、阻网等为主要作业,还有钩蛭、采贝、捉蜆蜊、取麻虾、拉泥螺等为数不多的小型作业。1934年秋,如皋县渔业生产指导所开办沿海渔民补习学校,学习文化知识和捕捞技术,不收学杂费,还赠给书籍、笔、墨、纸、砚、石板、石笔等,并编写了气象、渔具、海上捕捞技术等书籍,分赠给渔民。聘请舟山、吕四等地的老渔民讲解刺网、围网、拖网、张网、敷网的使用,讲解如何观察鱼情、提高捕捞技术等方面的知识。

1935年9月9日《江苏省政府公报》载: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曾训令如皋县县长渔业应行改进各点指示:“一、扩张渔村教育。查该县所办渔民小学仅有一处,渔民入学无几,应就各渔村繁盛之区域,酌量增设,以期普及。二、指导商民创设冰厂,以利渔获物之冰藏运销。三、指导渔民将原有的旧式渔船,装制燃料引擎等新式渔具,以便向外海积极发展。四、应责令渔业生产指导员随时出海实施指导。”作为一省之建设厅长直接训令一县的海洋渔业生产,还是比较少的。想必训令之后,对如皋县的海洋渔业生产改进应有所触动。1935年,如皋县海洋渔业生产产值约140万元。